

“文学进军”播台
征文 第八季

年末,给自己写封信

何小琼

这个冬日天空有暖阳,窗外有鸟语,阳台有玫瑰花香,美好的一天。兔年将过,12月的寒冬预告着龙年的降临。岁月很美,我已步入老年人行列,仿佛仅是弹指一挥间的功夫,半生已过。关上电脑,拿出纸笔,忽然想给自己写封信,在这个年末,在这个暖阳的日子,像从前。

有着红框的方格信纸,薄薄一张,透着下一张的轮廓,轻轻拂过,微微凉意沁上心头,真的像从前。那么虔诚、工整地摆在桌子上,右手拿的是蓝色水笔,从前拿的是钢笔,圆润的笔杆,亦是微凉。开头写什么呢?格式还记得。亲爱的小琼,移到下一行,空两格,然后写你好,这个月是你的生日,想要什么礼物。

写到这里,看着寥寥几个字,居然有一种不懂写什么的感觉。这十年来,在电脑前写稿,已经有了依赖感,极少动笔,更别说昨晚千辛万苦翻出来的几张信纸。从抽屉,到书架,从以前的一堆书中到放在箱子里束之高阁的纸箱。翻着,找着。儿子问我找什么,我说信纸,他有几秒的茫然。我恍然回神,儿子现在用的也是电脑,几时写过信?我失笑,继续找。终于找到现在手上摆的几张,有点压皱了,边角还撕破了。“妈妈,你还记得用笔写字?”儿子笑了,调侃道。是啊,会不会提笔忘字?心中莫名忐忑。

在电脑前,双手翻飞,行云流水写文章,批改作业,无阻碍。面对信纸和握着的几乎是陌生的笔,怎么就惶恐了呢?年少时,时常写信,那是文思泉涌,笔走飞舞的。读书时,最喜欢下课了去看放着信的窗口。那一封封信,就像诱人的美食,吸引着我们跑去驻足,抬起头寻觅。看到自



母亲的年终「讲」

马海霞

母亲自从爬上六十岁后,每到年终岁尾,就开始叹息时间之快,不服老不行,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了。母亲的这种年末负面情绪基调多年来一直未变。

今年,母亲翻看着所剩不多的日历,又开始了年终哀叹:“这一年过得也太快了,时间真不经花,过了年,我就78岁了。”我一听,母亲又要老生常“叹”,这都是畏惧衰老,对生命余额渐少的一种本能反应。我赶紧给她灌输“鸡汤”:“认识您的人,都夸您身体好,一点不像七十多岁的老人,您没有老年病,家族又有长寿基因,肯定能活一百多岁。”

母亲说:“关键是生活质量,若活得没质量,光长寿有啥用?趁现在身体还能自理,想吃啥吃啥,想穿啥穿啥,我得过几天舒服日子。”

我忙给母亲递上大红包,让她看到喜欢的便买。母亲次日就和老姐妹一起逛街,买了一件羽绒服,还买了两盆花回家。

母亲说,她今天逛街,跟老姐妹讲,都快八十岁的人了,别舍不得花钱。在母亲的劝说下,和母亲一起逛街的张大妈买了一件羊毛衫。

母亲这几天,碰到老友就发表她的年终“讲”,又老一岁,得心疼自己,该吃吃,该喝喝。

母亲最近开始关注养生节目,吃饭开始讲究营养搭配了。以前母亲不喜欢吃荤腥的食物,现在为了营养,也开始适量地食用。



己的名字,欢呼雀跃,拿着就飞跑离开,到没人的地方小心翼翼地拆,仔仔细细地看。没寻到自己的信的,有些羡慕嫉妒,眼神有些许落寞。远方朋友的来信,成了一座座友谊的桥梁。

写信,在那些年月是一件神圣的事情,相互问候,友好祝愿,倾情相约。毕业时,约到了十年之后。十年,多么遥远的期盼,没想过会天各一方,没想过物是人非,没想过是否能如约相聚。郑重地在毕业时,在信中留下地址,再三叮嘱要写信给寄来啊!少年的心发誓,不忘友情,书信传思慕。

可流水光阴,岁月更迭。我们长大了,记得再相聚已经是二十年之后。极少各奔东西之后还在通信。有的开始会坚持,但随着时光流逝,慢慢就淡了。接着手机盛行,电脑普及,大家都沉浸在高科技的方便快捷中。却在享受这种快乐时,渐渐失去了原有的珍宝。没有欣赏信纸的悠然心境,没有了嗅着墨香欣喜的时刻。那曾经无数次,犹如朝圣般走向那绿色邮筒的场景是永远不会再有了。

时光荏苒,我在老去,走过半生,归来想再是初心少年人。想在这个冬日的暖阳下给自己写封信。问候一下这些年过得满意吗?少年时的梦实现得如何了?笔耕不辍时,是否记得从前的岁月,通信时的少年朋友?那么,再次摊开信纸,拿起久违的笔吧。开启陌生笨拙的执笔旅程。写多一些,回味从前的青涩少年时,感叹如今的白发盈盈老年样。

但愿,在新的一年里,继续喜欢的写作,一直走下去。

母亲今年这一操作,我认为都是对岁月流逝,年龄渐老的一种积极应对。

这点我应当向母亲学习。其实过了四十岁后,我也开始焦虑,每到年终,看到朋友圈里各路朋友晒“业绩”,我一边羡慕一边暗搓搓不服。当有同学朋友圈晒出公司奖励的价值十多万元的小汽车时,我更是心情低落,同样一所学校毕业,同样的年纪,看看人家再看看自己,觉得一年光阴都虚度了。

原先我在母亲面前表露出这种心理不平衡,母亲便让我从自身找原因。但今年不同了,母亲都帮我想好年终“讲”了:身体健健康康,就是人生最大的福气,不要太追求名利,钱够吃够喝就行。

昨天母亲做了好吃的,喊我们都回家吃,吃饭时母亲告诉我:“我要好好活着,还得健健康康活着,多陪你们几年。”

母亲这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。《百年孤独》里有这样一段话:父母是隔在你和死亡之间的“一道帘子”,帮你挡了一下,没有了父母,就好像突然失去了一个世界,再也没有了依赖,死亡从此在心里留下烙印,似乎所有的美好,都要一件件离去。

原来母亲对于时间的敬畏不是自己害怕死亡,母亲吃好喝好穿好,让自己身心愉悦了,在保障自己生活质量的同时,也要为我们保留“一道帘子”,让我们好好享受生活的美好。

心檐滴雨

雷长江

又到了岁尾的日子,心再一次地陷入了茫然。

上一个季节,落叶凄清的舞蹈,是在做生命的最后告别么?悠扬的落叶小唱中,满载着春的播种,夏的耕耘,秋

的收获,我们走进这淡淡的冬天。天忽冷忽热的,北风吹落了树叶,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,田野村庄肃穆起来,一切都仿佛回到初始的颜色。没有雪的冬天缺少一份灵性,也不完美。直到一场雪的降临,风也凛冽起来,冬的迹象才渐渐明朗。

今年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来得晚一些,点点洁白点缀树木、山川,仿佛走进童话的世界,清新,淡雅,纯净,怡然。总在这种时候,默默地想四季轮回,它多像是一幕色彩斑斓的戏剧,春夏秋冬四大主角,轮流上演每个季节中独特的传奇,春花秋月,夏雨冬风。

在这一幕幕戏剧中,我曾为春天的萌动而欣喜,为夏天的明丽而感动;我也曾为秋天的丰硕而欢呼,为冬天的宁静而祝福。喜怒哀乐都是自己的,我静静体会着置在其中的情感。快乐时我微笑,悲伤时我痛哭;忧愁时我困惑,孤独时我寂寞。易感的我,随着剧情偷偷珍藏起一份无语的心境,把它留给明天的日子。

过去的一年匆匆而过,季节的旋律缠绵且悠扬,我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,生命中那惟一的年龄便永远定格。新的一年即将开始的时候,伴着心海游弋的心灵,我又能说些什么?

韶华已不在。岁月在我的脸上留下皱纹,刻下沧桑;在我的鬓角增添了白发,带走了青春。生活是现实的,让我真切体会到了苦辣酸甜的滋味。我不知道自己还是否有梦?

我的梦在妻子过日子的节俭中,在她素面朝天的自然中;我的梦在女儿粉色的书包中,在她弹奏钢琴的乐音中。我庆幸我已找到了生活的答案。

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,我和妻子携手走进婚姻的围城;三年后一个丰饶的夏日,女儿像天使一样降生在我们的城堡。走过易碎的纸婚年,走过易燃的木婚年,明年就是我们结婚十周年了。十年啊,由二点一线,到三点一面,我们拥有的是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朴实简约的生活。春天我们播种,夏天我们耕耘,秋天我们收获,冬天我们沉醉,窗前的菜园让我们着实地收获着幸福和甜蜜。

这就是我的梦么?

冬天到了,春天还会远么?轻轻地吟诵着雪莱的名句,仿佛我看到了希望、看到了梦。那婀娜的黄绿色的柳条,那融化的潺潺的溪水,那北归的雁阵,那嘹亮的鸽哨,都在向我招手。在这希冀和期待中,我默默地祈祷:未来的日子,让生命澄澈,让心灵丰盈!